



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

林存光 著



齊魯書社

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

林存光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
林存光著. — 济南：齐鲁书社, 2004. 3
ISBN 7-5333-1320-8

I. 历… II. 林… III. ①孔丘(前 551~前 479)—人物
研究②儒家—研究 IV. 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4468 号

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

林存光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4 插页 325 千字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700

ISBN 7-5333-1320-8

B·170 定价：30.00 元



孔子杏坛设教图(明)



孔子小像(明·《圣迹图》)



孔子为鲁司寇像(清)



孔子燕居像(明)



孔子塑像(曲阜孔庙)

目 录

第一部分 导论	(1)
一、“看”的方式	(1)
二、更进一步的思考	(6)
三、走向人文时代	(12)
1. 文化转型：一个时代性的课题	(12)
2. 孔子对时代课题的回应	(19)
第二部分 孔子：从学者到偶像	(30)
一、夫子自述	(30)
1. “述而不作”：一个诚实的学者	(31)
2. 旷野呼告：一个失意的政治家	(38)
3. “学者为己”：孔门“道问学” 的道德含义	(41)
二、夫子行状：东西南北之人	(43)
1. 昙花一现的喜色	(44)
2. 孔子贤者：双向选择的结果	(46)

3. 君子之学的固有义	(49)
4. 孔门：一个亚文化群体	(52)
5. 老子：孔子的第一个真正论敌	(55)
三、战国诸子多维视野中的孔子	(60)
1. 繁饰礼乐而崇尚无用的孔某	(60)
2. 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君子	(70)
3. 既仁且知而通体德慧的圣人	(75)
4. 已逝而谬种流传的贤人	(80)
5. 小结	(87)
四、一个历史性的反题	(88)
五、孔子的偶像化	(98)
1. 通于时变世务：儒家精英人物政治 态度的自我调适	(100)
2. 董仲舒的“推明孔氏”	(104)
3. 司马迁心目中的“至圣”	(108)
4. 汉武帝“表章《六经》”政策的出台	(113)
5. 纬书中的孔子神话	(120)
6. 汉儒学术思潮的转向与王莽的空言慕古	(129)
7. 孔子崇拜的制度化	(138)
8. 孔子形象的延续与再生	(144)

9. 小结	(150)
第三部分 孔子与儒教的历史命运	(153)
一、先秦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演进	(153)
二、文化的世俗化与孔子的政治命运	(164)
三、孔子学说何以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	(174)
四、儒教演生的逻辑与特点	(179)
1. 以孔子为至	(180)
2. 孔子形象的变异与内部转换	(182)
3. “依经演绎”与返本求真	(198)
4. 经学思维方式的文化学阐释	(209)
五、圣人之道与帝王之势	(221)
1. 孔子与儒家之学的特质与品格	(222)
2. 圣人之道与帝王之势的结合与联姻	(226)
3. 圣人之道与帝王之势的制度化关联	(240)
4. 儒教中国的问题与形式特点	(246)
5. 儒教中国的基本理念	(262)
6. “象征性暴力”与孔子政治身份 地位的变迁沉浮	(278)
六、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大变化	(296)
七、异端之声	(311)
1. 玄学思潮与佛道二教的挑战	(312)
2. 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	(316)
3. 异端思想家的孔子与儒教观	(317)

第四部分 孔子与儒教的现代命运	(336)
一、引言	(336)
二、孔子形象的裂变	(339)
1. 跪在上帝面前的妖魔	(340)
2. 中西体用之间的文化基线	(348)
3. 孔教信仰的最后壁垒	(354)
4. 爱孔子更爱真理	(367)
5. 为圣人孔子辩证	(373)
6. 争夺文化边界的斗争	(379)
三、孔子与儒教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转折 ...	(392)
1. 儒教中国的终结	(392)
2. 世纪之初的话语转换	(394)
3. 新文化运动与孔教问题	(402)
结束语：在尊孔与批孔之间	(446)
后记	(462)

第一部分 导论

孔子本是一个温良、平实、谦逊的学者，然而他却成了人们心中的偶像与神话；照理讲，他的温良与平实本不应使他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他卓然站在中国轴心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使他不仅生前历尽了磨难，而且死后更是命运多舛，有时人们对他尊崇过甚，有时又对他误解太深，以至在中国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竟成了一个不是被人尊奉为神明至圣就是被人贬斥为乡愿恶魔而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但是，不管人们是把他捧上九天，还是把他贬入九地，他在人们的争议中又确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统制力的思想家。

一、“看”的方式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人能像孔子那样被人评头论足，竟然津津有味地被评说了 2500 多年。如果说这 2500 多年在整个人类进化史上仍不过是倏忽旦暮之间的话，那可真是孔子一忽儿被人说成神，一忽儿又被人骂为鬼，说得痛快，骂得也淋漓，要生欲死，这“旦暮之间”似乎就孔子在唱独角戏。一家家王朝的兴衰更替已经烟消云散，但孔子却仍然是我们心中一道挥

之不去的难题。这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也正犹如一幅可以从两种角度观看的“格式塔”脸谱，只因人的选择角度或“看”的方式不同，这样“看”孔子是神明至圣，那样“看”孔子则又成了乡愿恶魔。

然而，这绝不是说人们回头“看”孔子时在玩一种轻松无聊的观念游戏，相反，这对于历史上乃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实则是一项极严肃而直接关系着其生存路向抉择的大课题，来不得丝毫的含糊。我们不妨说，当人们认真地“看”或“读”孔子时，孔子也使人们无以逃避他的“轨迹”。

正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弗雷彻所认为的，“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不关心，因为即使是恨，也还是把别人当作一个‘你’来看待，而漠不关心则是把别人当作一个东西看待。”^①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尊孔子为偶像的反面并不是诅咒他是恶魔，因为咒他是恶魔也还是把孔子当作一个权威性的偶像看待。而如果我们对孔子的历史命运作一番历史的反省与考察的话，亦不难发现：孔子正是在毁誉之间的夹缝中逐渐深入人心的，每一次的重压和挫折不但没有消除孔学的影响，反而引发了更为广泛而深入持久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运动，这在传统儒教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持续展开的动态过程。

直至现代，当代新儒家所从事的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文化事业，仍然主要是针对现代新文化运动对儒家象征符号系统的掙击与批判所作的回应。这一运动仍在发展之中，并正在寻求“建立可以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与会谈的共同基础”（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语）。

① [美]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26 页。

同时，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这一共同课题下，当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已尝试开展良性的对话，某种无压制的共识似乎正在形成。

不管“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如何，基于一种开放的心态，我们可以断言：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传统儒学内在意义的“创造性转化”是富有建设性的启示意义的。然而，孔子及其学说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如何，并不因其自身的意向而定，而是取决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接受它或“看”它的方式。而圣人死了，孔学在现代所面临的真正的深刻危机是什么呢？我认为，危机并非来自外部对它的“黑暗面”的清理和批判。诚如杜维明先生所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的中国学者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注重儒家的文化的所谓“黑暗面”。作为一个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我当然敏感地注意到儒家对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国所起的负面作用（如专制主义，老年化及男性化等）。最近几十年间的反孔运动的高潮，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发展之外，在我看来，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心灵对一种业已过时的生活方式进行知性批判的组成部分。^①

西化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的迎头痛击虽是今天儒门淡泊的原因之一，但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不是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而是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确实，假借孔孟之名而行复辟之实的军阀和政客，才是儒家遭受奚落的罪人。这里存在着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西化

① [美] 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导言》，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

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进行学术文化的批判，其结果对孔孟之道的精义不无厘清的积极作用。相反地，企图利用先圣先贤以维护既得利益的军阀政客，不仅没有达到推行孔教的目标，反而把儒家的象征符号污染了。^①

杜先生的这两段话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而且可以相互发明，都暗示了这样一个观点：真正造成儒教传统之危机的并不是对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的学术性清理工作，相反，这项工作却已构成“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逻辑前提。而儒家传统真正的深刻危机实则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即对它的价值符号或文化象征系统的工具性利用，这种利用毋宁说是对其内在意义的“漠不关心”。毋庸讳言，这种“漠不关心”在今天的最新表达形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祭孔乐舞”的象征性活动了，“古乐舞”的演示旨在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从而使其失去了礼教三祭（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之一的“祭圣贤”的文化意义^②，而仅具有一些供好古者茶余饭后以为谈资的价值，甚至给观众的只能是一种圣人确乎早已“死了”（作古）的疏离感。

那么，今天我们究竟应如何来“看”孔学的历史命运或阐发它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呢？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克服对孔儒的尊崇与批判、盲信与诅咒的情绪化的评价怪圈，并应以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明确的未来文化意象或广泛的目的性意识为导向。而且，如胡适先生所说，我们需要树立这样

① 罗俊义编著：《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② 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学生书局印行，第55—56页：“天地是宇宙生命之始，祖先是个体生命之始，圣贤则代表文化生命。”

一种信心：“我们的前途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① 我们因这信心而反对对“文化传统”的任何简单化的否定与肯定。如果说一味地简单化的否定会腐蚀、削弱我们文化建设的传统根基的话，那么，简单化的肯定或古为今用则“容易混淆古今，反而会使我们陷入传统的泥潭中而难以自拔”^②。尽管我们对杜维明先生那“正是因为我们能复活旧的东西，我们才有希望获得新的东西”^③的话头心存疑虑，然而我们却坚信“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④，而当我们试图将理论的反思置于过去传统与未来目标的张力之中时，我们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也就取决于我们富于建设性地提出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的能力。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是建立一个新的价值符号世界，还是复活一个旧的价值符号世界，这已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无法逃避的富于挑战性意义的生存难题。如果说复活一个旧的价值符号世界是必要的话，那也决不是一种直接的恢复并用以直接解决现实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我们阅读和理解历史文本决不是要去发现包含在其中的僵死意义，或是对人所共知的内容作一种简单解释，而必须尝试“理解我们从中看到的我们自己的问题的那些叙述”^⑤。

①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0页。

②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前言》，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 [美] 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导言》。

④ [美] 蒂里希：《政治期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216页。

⑤ [德]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6页。

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有多少种“看”的方式就有多少种孔子形象，孔子好似一个恭顺的“婢女”，然而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孔子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①，世人“看”孔子的方式也绝非是主观随意的，而是“个个心中有仲尼”的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一种“看”的方式，就是一种孔子观，它是一组信念、一种规范的解说、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与之相应的是各个不同的对儒家经典的阅读与解释的态度和方法以及践行儒家信念的方式。不过，孔子也正是在“看”他的人们都辩称自己才真正读懂了他的争论中被完完全全地悬挂在了半空。人们辩称自己才真正是读懂孔子者的那份自信也许只是一种历史的误会，然而我们恰恰要从这“误会”中再读出些什么，就是要从“看”中“看”（反思）一下这样一种误会：孔子是怎样“眼睁睁地”从“一个最诚实的学者”走上政治偶像的圣坛而成为专制君主之护符的？这是孔老夫子“一不留神”的错，还是诠释夫子的人“太敏感而富有洞察力”的历史虚构？他作为一个偶像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意义呢？这些问题直叫人“欲说还休”，但，还是让我们来作进一步的思考吧。

二、更进一步的思考

当孔子在毁誉之间的夹缝中日益深入人心之际，不管孔子作为一个人及其学说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其影响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正是因人们看或读他时接受视界的不同而使其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也各异，譬如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与他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偶像对古来的普通中国人的影响便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依我之见，从总的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古今中外大体存在如下几种对孔子其人及其学说的“读法”或“阅读范式”：

一是理性批判或知性分析的读法。这一读法关注的是孔子在人类普遍的理性认识意义上的地位问题，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孔子是不是一位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给予否定性回答的典型代表是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中国人虽然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即如那被中国人奉为神圣经典的“圣书”《论语》也不过是一部道理浅显的“道德格言集”，孔子所谈论的不过是一种“常识道德”，而“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所以，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①虽然，这不免是一种对中国哲学带有很深偏见的说法，但是，从中国人喜欢引经据典的习惯上讲，孔圣人的一言一行乃至片言只语的字面意义，作为人们决策、行动的指南而构成为社会乃至个人存在的合法性或权威性的基础，以至竟然有一位宋朝开国元勋赵普宣称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这些实在是显示了中国人缺乏理性反思精神的不争的历史事实，黑格尔对孔子的指斥也似恰是历来中国人践行孔学的态度。

与黑格尔截然相反而更富启示性意义的，是另一位德国著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页。

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读法”。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以公元前 500 年为中心，约在 800 年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仍然依托于这些基础”，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期称作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① 雅斯贝尔斯亦曾把孔子和苏格拉底、佛陀及耶稣四位大圣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他们的本质所在，就是哲学的本质所在。他们的实在性和思维模式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本质性的因素”；他们作为人，各自具有自己特定的性格和局限性；尽管“他们之所思，不可能是我们之所思”，但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对我们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每个人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使我们不得安宁”。^②

二是“文化决定论”的读法。无论是对孔子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这种读法都是把孔子视为一个权威性的存在或政治、文化偶像，即或是把孔子说成是文化中国的命脉所系，或是把孔子说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语）。前者视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活的灵魂，孔学构成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主体，因此，复活“他”是理所当然的（如现代新儒家之所见）；后者强调“孔子者，数千年之残骸枯骨也”（李大钊语），“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陈独秀语），所以，埋葬“他”亦

① [德] 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9—70 页。

② [德] 雅斯贝尔斯：《苏格拉底 佛陀 孔子和耶稣》，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4 页。